

品鉴

愉悦与伤感

——《让我们去大堰》编后记

沈潇潇

在文学创作之余,这几年我也主编了一大堆书。我编的书有一大共性,就是体现地域特色,或历史,或现实,或整体,或局部,譬如《奉化人》、《溪口旅游文化丛书》、《溪口品读》等。本次编篡《让我们去大堰》也不例外,它反映的是大堰镇的乡村风情。但编此书的情形跟过去有所不同,那就是它带给我愉悦和伤感的双重体验。

作为奉化最西南的一个山区乡镇,大堰有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曲里拐弯的大溪细流,婉约妩媚的翠竹山花,千奇百怪的古藤老树,八阵图似的溪石山岩,令人齿颊留香的乡土特产,还有淳厚的民风,美丽的传说,可仰可钦的历史人事,俯拾皆是乡情逸趣。这一切,通过《让我们去大堰》作者们的用心观察、体验,再经他们妙笔生花,用文字再造了一个大堰,奉献给广大读者。作为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和定稿者,我确实感到愉悦。人类源自荒野,来自乡村,走向城市。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生活在水泥丛林中的人们的内心,都有一份对自然原生态的向往,有一种深深的乡村情结或者说原乡情结,大堰使我们这份与生俱来的原乡情结有所寄托,也正是基于此,我为《让我们去大堰》一书撰写的题记是:“游走大堰,沉淀的历史,流动的记忆,在最美的风景中绽放,使从水泥丛林中走来的人们有一番别样的体验和发现……”大堰,在这里已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山乡,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代替了离乡的我们那心底里永远不变的原乡,使我们的情感有所依附的那个恒久的原乡。心有所附,这正是使我产生愉悦的根由,也许也是让所有《让我们去大堰》读者感到愉悦的根由吧。

再说伤感。由于大堰地处深山,过去交通闭塞,所以保留了众多的历史人文遗迹和深厚的民风。单就古建筑而言,大堰拥有明代工部尚书王钊故居“尚书第”狮子门楼,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巴人(王任叔)故居,及浙东“闺阁诗人”、我国女子教育先行实践者王慕兰故居白闾村,拥有能容纳抗战时期县政府全部办公人员的深院处安堂的柏坑村,拥有大体量清代建筑群的董家村,几乎村村都有宗祠、家庙、古戏台、古桥梁……但是,在许多村落,我们也看到了木朽墙塌的情景。古村在迅速老去,不仅仅因为风蚀、虫蛀和霉腐。在董家村的古建筑群见诸报端以后,竟发生过古建筑构件被盗事件。于是,有些村民索性把自家房屋上的精华构件拆下匿藏,成了对古建筑的一种破坏。当然,在更多人的眼里,那些建筑不过是一幢幢的破旧房子,听任它们继续破败。众多古建筑历经沧桑得以留存至今,除了环境、交通等客观因素,还得益于村民们传统的故土、宗族意识,他们怀着敬畏心理守护着老房子。但是,随着生活的变迁,民间古建筑渐渐失去它的精神支撑而日渐颓败,最终消亡。对此我不禁感到伤感。

写到这里,我要引用洛秦、刘士林两位教授的感喟:“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点很不起眼的小小坟冢,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这简直就是在说大堰——那只剩下门楼其余建筑已面目全非的“尚书第”狮子门楼,那白象山麓不起眼的王鲲墓,不就是如此吗?一切都在老去,两位教授所流露的伤感,是对心中的那个原乡日渐消亡的伤感,是引我共鸣的伤感。但稍感欣慰的是,大堰镇人民政府发起编篡这本书,初衷之一就是引导人们去了解民间古建筑,并由此品味人们寄寓在这些多姿多彩古宅中的情感、思想、心路历程和审美意趣,去体会祖先们有何种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当然我们的笔力是弱小的,但我们在努力。

大堰,在这里只是个符号,一个原乡的符号。我的愉悦和伤感,只因原乡。

三味书屋

生命因你而动听

——《洗耳恭听》的幕后

周萍



20世纪90年代末,因为陪女儿学钢琴,我自觉地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当时能够找到的唱片和资料很有限,有人向我推荐了一本热销的唱片书——《爱乐CD经典》,听说两个作者都是宁波人,但我圈子里的人,都不认识那个作者之一的贺秋帆。后来,我在本埠一个网站的论坛里做古典音乐的版主,认识了非常多爱乐人,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千把元,但发下工资,大家都会在东门口招商银行门口集合,把各自选好的唱片目录汇总,发给广州的海印商城,然后凑在一起汇款,可以省下不少邮费。那时宁波一张正版唱片要100多元,广州过来只要70元左右,我的很多唱片就是根据《爱乐CD经典》按图索骥的。

进入新世纪后不久,我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好在有音乐陪伴,倒也没有觉得孤单。2005年初,爱乐朋友沈伟和张明明先后打来电话,祝贺秋帆在找我,还在论坛上留了电话。就这样,贺秋帆约我在报社楼上的迪莱见面,这也是他迄今仅有的一次请我喝咖啡,也算是在对的时间、地点遇上了对的人。这一年秋,马友友来宁波展开寻根之旅,地方上成立了“欢迎马友友返乡献艺筹委会”,贺秋帆请父亲贺圣谟先生写了一副贺联,由书法家张忠良落笔,最后做成“寿幛”,在马友友抵甬当日送交与他。11月11日晚,我和贺秋帆坐在宁波大剧院的一排,近距离聆听了马友友演奏的三首《巴赫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与组曲》。现场活生生的穿透力,再好的器材也无法传递。这以后,我们开始往返于沪甬之间去赶现场,常常在夜行列车上胡乱打个盹就赶去上班。那些年,听过的印象深刻的音乐会主要有——扬松斯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出,托马斯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出,小泽征尔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会版《费加罗的婚礼》,傅聪、佩拉希亚的独奏会等。

写乐评久了,不免单调,2006年左右,我们开始恶补电影。迷古典音乐时,为了选择一个最佳版本,着实走过很多弯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这一次看电影就有了一些经验。先是购买一大批艺术电影参考书,下载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藏目录,列出每个国家

重要导演的总计万部电影,随后上天入地,搜罗片源,跟碟片店的老板混得亲如家人。那几年,我们平均每天要看三部电影,也曾创下一天七部的纪录,至今未破。

贺秋帆前前后后把影史留名的杰作加烂片看了4000来部时,自以为修炼成精了,暗暗向《看电影》杂志投过稿,回回石沉大海。不料到2010年初,形势逆转,他居然得到了第一单约稿,写姜文的师承。随后,见他挑灯夜战,拿着遥控器在家里的投影仪幕布前颠来倒去,就这样过了10天,煌煌万言出手,换来意想不到的一条过,便知前面的苦行僧岁月,都不算白过。后来稿约不断,码字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最近传闻其主笔的《教父》40周年特刊现在淘宝上也难觅踪影了。

之所以岔到电影上,是想说贺秋帆的写作水平,是在《看电影》里码字以后磨炼提升的,何况《洗耳恭听》最后一部分,写的也是电影里的古典音乐。2009年以后,他的音乐文章也开始好读起来,恰好那时《爱乐》把“购片听片与藏片”的栏目给了他,他以前是一张唱片听半月,后来是一天要听一堆片,一篇文章常常要涉及50张以上唱片,所以写乐评时候,多半时间反倒是在傻傻地听。

这些年,我和贺秋帆一起到贝多芬墓前献过花,在萨尔茨堡音乐节赶过场,也曾在卡拉扬故居前驻足,在巴黎歌剧院流连。那年,我们在托斯卡纳漫游,沿途所见,风景如画,不禁想起电影《托斯卡纳的艳阳下》,电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但让我深刻印象的,是马蒂尼给陷入生活低潮的弗朗西丝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脉,有座西莫林峰,它的陡峭无法想像,但在火车来到之前很多年,人们就已经在山峰间建造了铁路,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会有火车的。是的,总有一天火车会有,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知道这本《洗耳恭听》包含了贺秋帆多年的心血,是他才华的集中体现。

前几天,出版社寄来了10本《洗耳恭听》。拿到书的那一刻,贺秋帆又说起1996年的一段往事:北京三联书店《爱乐》副主编曹利群先生来宁波出差,在旅馆看见《宁波日报》上贺秋帆写的《秋天的勃拉姆斯》,随即联系了报社的编辑。后来,曹老师有一次来我家,他说当时在一个远离音乐的城市,看到这样的文章,他很激动。当年正是在曹老师鼓励下,贺秋帆给《爱乐》投稿,开始陆续发表乐评。这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雪枫先生主编的《京师爱乐丛书》里也收录了曹老师的《灯塔的光》一书。

许多时候,语言总是显得苍白无力,而音乐就是先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如果曾经有一部电影,为它欣喜,为它落泪,或者被一段音乐抵达心灵,那就是一种照耀人生的光明,就是这些让我们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多了一份信心和勇气,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心灵努力的体会,才有欢笑和眼泪的人生,才会使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了音乐而更加动听。

雷蒙德·卡佛小说的能见度

谢志强

雷蒙德·卡佛是少数几位我常读常新的作家,我特别喜欢他那不确定、吃不准的调子,还能像《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里那个主人公一样,发现夜色中最细小的东西。

作家对待小说的态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视角。最初的傲慢、自信、主宰,到了当代已转化为谦虚、卑微、疑惑。俯视角为平视或仰视,就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套近乎,得弯下腰或蹲下来。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本能地运用平视或仰视,因为他和小说里的小人物有相似的境遇。其实,阅读小说——体会小说里人物的处境,除了生活经验,还非得有怜悯之心,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作家一旦踏入小说的现场,就得摘掉观念的帽子,脱去理论的衣服,扯下说教的裤子,扔开思想的靴子,一心一意写好写活形象,用好用活细节。形象鲜明,就什么都包涵在里边了。正如有评论家问起《老人与海》的象征,海明威说:没有象征,只有一个老人,一条大鱼,一片大海。而我们确实在其中读出了象征和寓意。所以,我的看法是:小说是种不讲道理的文体。

这引出一个问题:小说的能见度。因为面对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无法掌控的现实,当代作家难得比谁高明,而是疑虑重重——现实的能见度相当低,也就涉及小说的能见度。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那种不确定的行为、吃不准的语调、放空了的结尾,造成了他的小说能见度相当低。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能见度就相当高,他的小说总有个“上帝”的视角俯视整个故事,明显地看出作者对情节的操控,整篇小说都在为意外渲染、铺垫。当我们被他的意外冲击之后,所有的悬念、疑惑都有了明朗的答案。

其实,作家的任务,只是提问题,不作解答,人物的困惑也是作家的困惑。欧·亨利小说和雷蒙德·卡佛小说的最后一段,前者我称之为结局,后者称结尾。结局就是封闭起来,已明朗;结尾意味着仍旧敞开,还模糊——不了了之。这正是两位作家对现实的视角不同的结果。卡佛说:描述一个完善的结局是不恰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能的。

卡佛曾谈到:是什么创造出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鲜的表面上刮起的风暴。现在,我选卡佛的《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作为低能见度的一个例子。此文

讲了“我”(妻子)在月光下发现“最细小东西”的故事,表面上几乎没有故事,如同夜色遮蔽了夜晚的事物那样,故事也隐退到小说的深处。夫妻关系,一个醒,一个睡。丈夫的状况是睡死过去了,喘气恐怖。女主人公听见声音,她开始一系列动作:躺、起、再躺、再起。篇小说,限制在女主人公的视角里,她先是通过窗口,看见月亮(给月亮配了惨白、伤疤这类词语),第一次看见月光下最细小的东西:绳上的衣夹。她先是想,后是推丈夫,丈夫继续沉睡。她又喝茶又抽烟。

读者会疑惑:深夜她无法入睡,怎么了?或说:夫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卡佛的叙述只写一连串动作,突出月光照亮了一切。女主人公从屋子、院门走出,探寻响铃的源头——邻居的男人山姆。注意,两家之间隔着两道栅栏,后边有交代,她的丈夫与山姆曾是朋友,发生争吵后,山姆修了一排栅栏,她的丈夫跟着也修了一排,从此互不来往。本该展示反目为仇的故事,可是,卡佛中断或悬置两个男人的故事,连起因也不交代,造成小说的低能见度。

女主人公发现山姆拿着手电筒在捉鼻涕虫——第二次看见最细小的东西。山姆竟然说鼻涕虫在侵占这里,他跟它们战斗,“她强和它们打个平手”。鼻涕虫太多,无所不在。这里体现了卡佛对简单的小东西的惊奇特质,他能把小东西写得富有灵性。鼻涕虫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不经意,卡佛点了一句: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顿时,小说的空间拓展了——大了。但是,人物还专注于“最细小的东西”。鼻涕虫是人物关系的媒介,但又有独特的意味。

山姆终于问起昔日的朋友、她的丈夫。他说:真希望我和克里夫再次成为朋友。然后,故事有悬念,两人继续对付黏糊糊的鼻涕虫。重返卧室前,她表示会转告丈夫。这篇小说里,“隐在”的是友谊故事(通过栅栏和对话构成),“显在”的是孤独的故事。前为副,后为主,两个故事由月光下的“最细小的东西”融合起来,友谊的失却衬托出孤独的孤独。月光使这个故事故温馨、纯净了。一男一女在这个月光明亮的夜晚,都失眠了,而且不约而同地“看见最细小的东西”。缺失什么就寻找什么。我把女主人公南希的行动视为寂寞。

我认同卡佛关于小说必须要写出一种紧张感的说法。能见度高的小说,那种紧张感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层面,那是外在的紧张。而卡佛小说是内在的紧张,它与灵魂不安有关。

诗歌把人留在美好时光里

方其军

时间都去哪里了?时间去了未来,也留在过去。诗人成长着躯体,积累着学识,却以一种花样年华的面貌伫立在人生花园,没有离开,不会消隐。我们知道,李白已经是太太太老的人了,但在读他的诗歌时,浮现在眼前的,依然是一个偶像美男。诗歌,把诗人留在了美好时光里。

在《中国诗歌》杂志上,读到余姚诗人应诗虔的组诗《空抒情》,我觉得,她被定格在蓝天白云下的少女时代。就算50年、100年后,一个孩子在书橱上偶遇这一期《中国诗歌》,读到这一组诗歌,他(她)仍能想像到,最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是一双纤纤素手,那些情感源自兰心蕙质的自然感悟,存活在诗歌里的作者,无非是一个姐姐或妹妹。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是不老的,林黛玉是不老的,连同曹雪芹也是不老的了。应诗虔这么说:“小心思/挥霍我全部的词/天空会把一朵朵的宽/敞出去,万里无云的蓝是箴言/溢出的咸,是你惯用的手法/吐字如金。/收紧我的空抒情/不轻易化蝶,花一开就翩跹。”

在作协举办的会议上,几次见过应诗虔,稍稍聊过,她就是一个纯净的女子,静默的时候,她灵动的“小心思”可能已经漾开来,以纸页为器皿,倾倒着一行一行的诗歌。这些年,她的诗歌开始“化蝶”,陆续飞上《诗歌月刊》、《延河·绿色文学》、《文学港》等文学期刊,在那百花园似的诗歌丛林里,翕动着灵性的翅膀。据我粗浅的观察,应诗虔最初的舞文弄墨是在互联网,博客是她的首发地,论坛是她的社交圈。新世纪以来,网络提供给诗歌展示、交流的宽阔平台,在纸媒时代活跃的诗人凭借网络迎来即时的狂欢聚会,一些新生力量由此赢得内驱强劲的共舞。

当你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它衣冠楚楚,目光暗淡,像只受伤的小狐狸/一阵风吹草动,就把头颅躲藏/怕生。你来了,脚步温柔/捡起它,搓了搓,窝在手心/它,是有灵性的/像小狐狸一样。/你视作瓷石,然后淘洗、制坯/蘸几笔天青色,画一朵出水芙蓉/掩面而来的唐美人/只有在你转过头去,才会露出一条小尾巴/上釉,入窑/你通入体温,一次烧成/一只青花,瓷剔透,在你手上现世。应诗虔的这首《以青花瓷的身份现世》发表在中国当前唯一支付稿酬的诗歌网刊《诗歌周刊》上。这份由徐敏亚、梁小斌倡导的网刊,不接受直接投稿,而只由编辑在网上“海选”,如同某个歌唱“选秀”节目,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如此“相中”,理由只在作品本身了。这对于写“网诗”起家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较为严肃的认可。

前些年,应诗虔编印过一部诗稿,取名“随诗潜行”。阅读这部诗集,让我觉得应诗虔是一个在山林里捉迷藏的女孩。读者没有正面目击她,但知道她就在淙淙溪流畔,就在枝桠交错间。应诗虔的老家在四明山,她在诗里营造了一个重叠的“故乡”。诗稿中第一首诗就是《梦回故乡》,山乡烂漫与童年遐思铺垫着她的创作基调与全部情绪。“我常常做这样的梦,枕着祖母慈祥的笑容醒来……我们走过半山坡的田埂,绕过池塘,穿过竹林,来到祖父留下的一大片树林。说着说着,野兔跳出了草窝,枯树长出了木耳,小鸟探出了松巢”。由祖父到“我”,新生命的延续、蓬勃与繁荣,不是薪火相传的故事,却揭示山乡或者说世界生生不息的真谛。

时间就像一枚回旋镖。应诗虔说:“另写一番清静,守拙清心。”诗人携带春夏秋冬,时间周而复始,抛出去多远,终究是会回来的。诗歌的“现时性”很强,纵然有回忆,有展望,落笔必然是此刻的冷暖。有一次,我与一个朋友聊天,引用高尔基的话:“文学是入学。”朋友说:“哲学不是入学吗?”我一时语塞。后来想想,我应该这么回答:“哲学更重视心灵,哲学更重视头脑。”文学主情,情如水流,只有瞬时的摄影,才是真切的。

书架



东江纵队传奇

作者: 胡文冰
出版: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定价: 68.00元

作者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艺术地再现了东江纵队的辉煌历史,讴歌了一群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东江儿女。



每一次破碎,都是一次重生

作者: 高岩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定价: 32.00元

成长和痛苦是每个人在生命中必定会遇到的课题,成功与失败的人生,差别只在于面对困境时的应变方法和态度。只有勇敢地面对,才能用更好的方式迎接生活。



田家烧锅: 哈尔滨开埠纪实

作者: 刘锦 金锦
出版: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定价: 99.00元(全三册)

19世纪初叶,松花江龙脊之南,悄然兴起一个汉人村落。它挣扎着,反执着,百年间发展为东北重镇,用浩然正气谱写出中国名城哈尔滨开埠的壮丽篇章。



生活π

作者: 关圣力
出版: 中国言实出版社
定价: 36.00元

本书描述了主人公因一次工伤而换上了一只假眼睛后所看到的世间众生相。小说具有鲜明的讽刺色彩,质疑了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



大鲁艺

作者: 中央电视台《大鲁艺》摄制组
出版: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定价: 66.00元

寻访百位耄耋老人,讲述火红岁月。《大鲁艺》不仅承载着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更包含着对当下文艺创作的深刻启示。

宁波通讯 2014年总第379期

领导言论	强化问题导向 扎实推进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刘奇
本期关注	关注: 文化产业 “甬”立潮头	
文化雨军	“长袖能舞”——盘点宁波文化产业大发展	市文改办 薛志谊
特稿	科技让文化裂变	鄞州区委区政府 林依臻
天一茶厘	鄞州: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镇海区政府 林依臻
财经视点	宁海: 三措并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张慧珍 楼滨正
思路探讨	台州: 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困境?	黄文杰
它山之石	分块市场化: 合作社集体资产发展新路径	
财经杂谈	广州天河CBD如何成就国际一流?	
理论思考	认识区划条件 不妨一分为二	
故里黑白	发挥宗教文化正能量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视点	余姚人民的福祉: 城乡公交一体化	余姚市交通运输局 施思庭
工作研究	余姚: 企业协商民主的“宁波探索”	
身边劳模	朱奕: “拆迁工作 累亦甘甜”	赵清
党建视点	数数“e本账”的聪明账	
党建理论	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党建理论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经验	林依臻
党建理论	——学习习近平同志“1·20”重要讲话	李抒望
漫谈史话	毛泽东为什么读书?	陈晋
采莲	全国党刊联合征文 改革2.0版的升级之处	励东升 黄明朗
采莲	功成不必在我	